

病入膏肓世界的梦呓 ——残雪小说语言论

孙德喜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残雪的小说虽然少不了写梦,但是她常常写的是“清醒状态的梦”。与此相对应,她在小说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梦呓式的语言,以突出表现一个噩梦时代的文化氛围,揭示生活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病态心理与孤僻的精神状态。残雪小说语言的非理性化使她获得了较多的自由,能有效地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最阴暗的东西抖露出来,并向其复仇。

关键词:残雪;清醒的梦;梦呓语言;非理性;精神复仇

中图分类号:T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4)06-0097-04

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做梦。梦有种种,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甜美幸福的梦,往往是一种甜蜜的回忆或者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另一类是惊惧恐怖的梦,通常是心理的巨大压力或压抑与苦闷所致。而同是梦呓的语言由于梦的类型有别而形态不一样。在20世纪后20年的小说中,描写梦、表现梦的作品不在少数,而残雪虽然少不了写梦,但是她常常写的却不是睡眠中的梦,而是另一种梦——“清醒状态的梦”。所谓“清醒状态的梦”,就是指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精神的缺陷与心理上的人格障碍而在醒着的时候精神恍惚,心理变异,常常产生各种幻觉、幻像、幻景或一定程度的思维错乱。因而这往往是一个个令人直冒冷汗或者感到作呕的梦魇,类似于惊惧恐怖的梦。换言之,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并不在梦乡之中,但是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在永远也醒不来的梦中。与此相对应,残雪在创作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梦呓式的小说语言,她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似乎都有一种神经质,整日处于似梦非梦的状态。他们的言语具有梦呓一样的诡异,而且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渗透着梦呓的因子,常常让人难以捉摸,留下的印象也相当模糊,读者在阅读时似乎也在随着小说的叙述一起梦游。因而我们姑且将残雪小说的这种语言称为“梦呓语言”。小说的梦呓语言从根本上讲不同于日常里人们做梦时的梦呓,尽管二者在表面形态上非常相似。如果说

人们做梦时的梦呓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具有一般的心理学与生理学意义,那么小说的梦呓语言则往往隐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心理,因而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梦呓语言在残雪小说中的表现是多种形态的。首先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的言语逻辑混乱,没有应有的过渡与连接,前言不搭后语,所说事物常常超乎常规,十分怪异,令人难以置信。《苍老的浮云》中的虚汝华的言语就常常是这样。“楮树上已经结果了,等果子一熟,你就会睡得很熟很熟,这话是你告诉我的。从前母亲老跟我说,别到雨里去,别打湿了鞋子。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打起小孩来把棍子都打断了。她身上老长疮,就因为她脾气大。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睡得很熟,一个梦也没做。”很显然,虚汝华的这段话前言不搭后语,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果子一熟”与“睡得很熟很熟”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她脾气大”同样也不能成为“她身上老长疮”的理由,由此可见说话人思维上的逻辑混乱。在《黄泥街》《痕》《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人们都可以读到这种荒诞不经的人物语言。透过这种语言,人们可以感受到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心理上的紧张,特别是《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旷野里》中的“她”等人的言语很容易让人想起《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言语,他们的言语颠三倒四,逻辑混乱,思维无序,总是对周围怀有一种恐惧感,总是提防别人,同狂人

收稿日期:2004-06-01

作者简介:孙德喜(1960-),男,江苏淮安人,扬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样都患有迫害狂的妄想症,让人感到他们的言语带有严重的神经质。由于恐惧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残雪笔下的许多人物的感官已经不能正常地感知周围的客观事物,头脑中的种种幻景、幻觉、幻像不断出现并渗透到所感知的客观事物中去,从而造成言语中的事物产生严重的变异,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残雪小说的这种语言无疑渗透着她本人的许多人生体验与情绪记忆。据了解,“残雪从小瘦弱,极其敏感,神经气质。深藏着她的恐惧,她的表现是极为狂傲和怪拗的。她哭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同人吵起来,单瘦的小身子直发抖。”^{[1](15)}还有一位学者从残雪的《美丽南方之夏日》的“简短自传”中分析出残雪小说中的“某些个人的心理成分——诸如她的自我分裂、自我保护、焦虑、恐被窥、孤独、无力、幻觉的强化、寻找对话者以及失望、自恋、梦的纠缠、对外界的侵害的过度敏感等等。”^{[2](95)}从残雪的心路历程来看,她在青少年时期,幼小的心灵就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父亲挨整,母亲被放逐劳改,全家被下放,祖母在大饥荒的年月挨饿死于水肿病。^{3}严酷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残雪精神上的抑郁与心理上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分裂”,而这种“自我分裂”在创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渗透于小说的人物心灵。因此,这种噩梦式的人物语言原来是一个噩梦时代的文化与人们精神的突出表现。

其次,以转述的方式展现小说人物之间言语的相互矛盾,给人以模糊而混沌的感觉,读者也仿佛置入一种飘忽的梦幻之中,觉得那转述就是一种梦呓之语。《突围表演》的叙述出自五香街的一个居民之口。可是这位居民的叙述一开始就围绕着X女士的年龄与Q男士的长相间接地转述他人之言,然而众多的他人之言虽然落实在具体的问题上,却没有哪个声音能够以确凿的证据作符合逻辑的充分说理,因而也就没有哪一个说法占上风。因为几乎所有的说法都不过是凭一点点印象作根据捕风捉影,再添油加醋加以渲染,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既然众人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没有充分的讲话的依据,那么在很大的随意性的纷争中自然就很难有多大的意义,只是形成了相互干扰,没有听众,也没有结果的纷乱的杂音。这种杂音虽经转述的过滤,终因过于纷杂而最终无法说得清楚。无论是X女士的长相和年龄,还是Q男士的相貌都是“一个互相矛盾的模糊印象”。因此,这些杂音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杂音形成的相互干扰,造成了严重的无序与内耗,于是也成了困

扰着每个人的噪音。从人际之间的语言关系来讲,要使自己的言语产生意义,首先必须有听众,除非是内心独白式的自言自语(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是自言自语,也是需要听众的,只不过此时的听众是另一个自我)。其次是应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与接受,否则只能是由于所指得不到实现而使能指变成空洞洞的词语的外壳。X女士在家屋门前的长条桌上发表演讲,虽然“五香街的群众蜂拥而至”,但是这些人只能被认为是观众而不是听众,因为他们是来“大看西洋镜”的,换言之,他们是作为纯粹旁观的看客前来的。既然如此,他们对X女士的演讲内容并不感兴趣,因而根本没有介入到文本中去,那么X女士的演讲无异于空中的一连串噪音。因此,那X女士所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也就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一连串声音。《公牛》中的夫妻俩始终各说各的,一个总是唠叨着玫瑰,一个则一直说着自己的牙齿。俩人既然谈不到一个话题,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同样,他们这样各说各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声响,尽管他们都可能渴望能有听众,能被理解与接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言语行为明显地反映了残雪小说艺术世界的紧张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严重的隔阂、冷漠、无法沟通和互相猜忌。而这些人之所以还对他人怀有某种浓厚的兴趣,并不表明他们有着走进他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要求,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阴暗,试图通过某些途径以满足自己强烈的窥视欲和表演欲。窥视欲和表演欲都是病态的心理状态,窥视往往是针对他人隐私而来的,总希望从他人的隐私中寻找一些低俗的东西来充当无聊时的谈资与笑料或为自己充当道德审判官提供材料;表演欲则是人的自大与自恋的具体表现,在他人面前的表演,总希望将他人的目光牵引到自己的身上,以便使他人关注自己,提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暗暗希望他人羡慕与嫉妒自己,似乎自己比他人高过一筹,自然自己就可以显得比他人优越,以满足自己浅薄的虚荣。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使残雪小说艺术世界中的人们形成紧张的社会氛围与文化氛围,因而成为言语梦呓的重要根源。

再次,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十年“文革”就是一场漫长的噩梦。残雪的《黄泥街》以“文革”为背景,然而残雪小说中的这个背景并不十分鲜明,而是淡得很。如果注意到小说的叙述或人物的口头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的词汇和语言,我们就无不感受到那个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梦魇岁月的文化氛围。其中

的“革委会”“加强自我改造”“形势一片大好”“好得很”“造反派”“抓党内一小撮”“自我暴露”“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以及人名“张灭资”“江水英”等等都非常鲜明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如果就在这个时代被言说,那只能表明言说者已经将自己融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如果这个时代已经远远地逝去,那么对于言说者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有的可能表示言说者对这个时代的留恋,有的表示一种反讽,有的则表明言说者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就《黄泥街》中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或许并不一定就生活在“文革”时代,但是他们都毫无疑问地都生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中,或者说他们仍然在“文革”的梦魇中生活。因为他们在操作这种“文革”时代的语言时,是那么的认真、虔诚,这些“文革”年代的语汇竟是脱口而出,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言语。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们就生活在“文革”时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远远没有走出那个噩梦,正如《苍老的浮云》中老况所言:“所有的人,讲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规定得好好的。而我,什么也不是,也变不像,哪怕费尽心机模仿别人走路,哪怕整日站在办公室的窗口装出思索的样子,腿子站断。其实我也是被规定好了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老况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病症——极左政治的专制之下,人们失去了自由以后也就变得不像人了。既然如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种荒唐怪异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使我们明白了造成小说中的这些可怜而可恶的人物精神病态与心理变态的某些原因。

第四,残雪小说的叙事大多出于某个人物的视角,而且不少采用的还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在叙事中,所描写的事物大多是印象性的,然而这些印象有的与人们所说的大相径庭,其本身就非常荒诞,严重违背常理,背离现实。《黄泥街》的开头这样叙述道:

那城边上有一条黄泥街,我记得非常真切。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

我去找,穿过黄色的尘埃,穿过被尘埃蒙着的人影,我去找黄泥街。

我逢人就问:“这是不是黄泥街?”所有的人都向我瞪着死鱼的眼珠,没人回答我的问题。(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本节中下同。)

这里的叙述人凭着记忆寻找“黄泥街”,而且非常自信自己的记忆,可是别人却“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这就引起了叙述人对自己记忆的怀疑,于是

“我”在寻找的过程中再去“问”人,但是却“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问而无果。至此,读者的心目中也不禁心存疑问:这“黄泥街”在现实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又由于叙述人是“穿过黄色的尘埃,穿过被尘埃蒙着的人影”,自然给这个十分悬乎的“黄泥街”笼罩上一层朦胧,仿佛成了一个梦。《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在最后的一部分中叙述道:“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的;栽种在走廊水泥地上的苹果树结出了硕果;窗前出现骆驼的神秘剪影;蓝皮肤的婆子像马蜂一样振翅飞翔;三妹的未婚夫变成了挂在墙上的假面。”这段叙述很可能是一段隐喻意义颇为丰富的文字,不过我们注意到这句话:“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的”,这是一句暗示性很强的话,意在将读者导引至小说叙述的恍惚朦胧的梦境之中,让读者在这些诡异甚至谵语式的语言中感受到梦人呓语的因迷乱而表现出的荒唐。

最后,既然残雪的小说所叙述的梦幻绝大多数是充满恐惧和惊悚的,那么小说的叙述语言中也就充斥着许许多多令人感到厌恶、作呕、惧怕的物象:窜来窜去的苍蝇、蟑螂、老鼠、蛞蝓、蛆虫、蝙蝠、疯猫、蚊子、蛔虫、蚂蟥;泛滥于人们视野的垃圾、粪便、蛛网、尘埃、铁锈、黑蘑菇、烟灰、各种尸体与病态化脓的躯体和器官;还有那些昏沉沉、懒洋洋而又无所事事的男女老少以及“弥漫在空中”的“刺鼻的死尸臭味”(《黄泥街》);等等。位于一般语言结构中的单个的词语往往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除非在特定的语境中给予充分的强调,然而当众多意义指向集中于某一处时,其能量就很可能远远超过相加的总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穿透读者的感觉,因此语言的功能也就突破了一般的传达信息的意义,从而撞击读者的心扉,强化读者的感知和记忆。这样,所有这些表示丑恶的事物的词语几乎都汇聚到了残雪的小说语言之中,形成一个功能强大的语言场,直接冲击着读者的艺术感知,因而这是一种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语言。它的目的并不是将读者推到那地狱般的“死水”世界去经受痛苦的折磨,而是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刺激可以使平日里处于麻痹状态的神经惊醒过来,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梦魇中清醒过来,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现实。比如“黄泥街”的存在因其丑陋不堪在小说中受到大家的否定,但是在仔细阅读中我们无不感到这条脏、乱而且烂的街时时处处都能在现实中见到其影子。

睡梦中的人是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他的梦呓无疑也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梦呓式的小说

语言固然不能等同于睡梦中的呓语,但它也是非理性的。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非理性化在许多情况下表明言语者某种心理的病态与精神上的残疾。对于作家来说,语言的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化很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残雪曾经表示:“诗的形式束缚了我,感到不自由。小说能够自由地表现,所以我趋向于小说,在我最近的小说中,使用的单词大量减少,变得简单,重复的东西显得多了。我在设法从语言之中得到自由,从束缚中摆脱。”^[4](424)]而这种自由可以使残雪能够十分潇洒地驰骋于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有效地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最阴暗的东西抖露出来。残雪对于自己的创作目的说得很清楚:“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情感上的复仇,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计较得特别有味,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对人类又特别感兴趣,地狱里滚来滚去的兴趣。”^[5](440)]可见她之所以如此不惜使自己的小说语言在梦呓式的表述中受到丑恶事物的沾染而令人不由得常常皱起眉头,是因为她对人类沉沦地狱的深恶痛绝,因此她要像鲁迅那样奋起而复仇,着力于从形而上的层面上作精神的复仇^[6]。因此,她要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将她心中的光明照向黑暗,使黑暗得以彻底地暴露,从而使“黑暗才成其为黑暗”。以往那些没有被

光芒照耀的黑暗由于在黑暗之中,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注意到,即使遭到黑暗的袭击,我们也无法知道黑暗之所在而无可奈何。现在残雪将黑暗暴露在光明面前,就可以使我们将黑暗看得清清楚楚。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多米尼才这样评价残雪,她“从一个似乎是病入膏肓的世界创造了一种象征的、新鲜的语言”^[7](4)]。

参考文献:

- [1] 唐俟. 残雪评传[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2] 吴亮. 一个臆想世界的诞生——评残雪的小说[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3] 萧元.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序[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4] 创作中的虚实——残雪与日野启三的对话[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5] 施叔青. 为了报仇写小说——与残雪谈写作[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6] 孙德喜. 试论鲁迅的复仇意识[A]. 世纪之交论鲁迅[C].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 [7] 萧元.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序[A].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On the Language of Can Xue's short stories

SUN De-x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What Can Xue often narrates are “the dream done when waking”. She creates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with the color of somniloquy corresponding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for showing the culture atmosphere of the nightmare era and revealing the morbid psychology and the unsociable spiritual state of the people who lived the era. Can Xue gets more freedom, revealing the most hidden and most gloomy things and revenging on the spirit because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language in her short stories.

Key words: Can Xue; “the dream done when waking”; the language with the color of somniloquy; irrationality; revenges on the spirit

[编辑:苏慧]